特朗普的最高法院法官必须将他 从总统候选人名单中排除^{*}

布鲁斯•阿克曼著;曹天弈译**

* 原文参见: Bruce Ackerman, *Trump's Supreme Court Justices Must Kick Him Off the Ballot*, Politico, (Jan 25,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1/25/supreme-court-originalism-trump-ballot-eligibility-00137666.

-

^{**} 布鲁斯•阿克曼, 耶鲁大学; 曹天弈, 布兰戴斯大学。

——如果他们想保持对原旨主义的恪守,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在最高法院权衡是否取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下简称"特朗普")参加 2024 年大选的资格时,法官们很快就发现,不仅是特朗普,他们自身的宪法合法性也悬而未决。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判决特朗普禁止参加大选,是基于对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围绕第十四修正案取消资格条款的辩论的广泛而深思熟虑的审查。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发现,特朗普对骄傲男孩^[1]的支持(这在1月6日的国会山骚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代表一个在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就被理解为"暴动"(insurrection)的典型案例^[2]。此外,法学学者以及原旨主义法学家的也大力支持这种基于历史的评估方式。

简而言之,原旨主义是将特朗普剔除大选的基础。这一现实要求最高法院面对一个根本性难题,并对于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三位大法官是重大考验。以上几位特朗普任命的最高院大法官不仅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自豪地宣称他们恪守"原旨主义"(originalism),他们的宣称也成为推翻罗伊诉韦德案^[3](Roe v. Wade)和在多布斯案^[4](Dobbs)中宪法赋予的堕胎权的基础。毕竟许多美国人会问,如果原旨主义足够有说服力去让新多数派剥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为什么它不能够被用来剥夺特朗普掌控国家的权力呢?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他所任命的大法官们将以对这位前总统最有利的方式去进行投票。他们认为,为了民主,法院不应该剥夺选民去选择最有可能获胜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机会。他们还告诫到,将特朗普从总统候选人中排除的决定可能会引发暴力的社会动荡。

然而,如果三位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秉持原旨主义原则并且支持取消特朗普参加大选的 资格,这些法官将巩固美国的民主,并在支持陷入困境的最高法院的同时,可能有助于缓解 国家内严重的分歧。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可以在此处担任重要角色。在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罗伯茨持续致力于维护最高法院去发挥一个可以进行深思的宪法辩论和符合原则的裁决场所的作用。

罗伯茨也完全了解,多布斯案的裁决对最高法院的传统理解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如果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和艾米·科尼·巴雷特在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大法官

^[1] 成立于2016年的右翼极端组织,参与了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骚乱。

^[2] 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三款 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或合众国官员、或任何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份宣誓维护合众国宪法,以后又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但国会得以两院各三分之二的票数取消此种限制。

^{[3] 1973} 年一起美国最高法院案件,确认了妇女在怀孕早期有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

^[4] 全称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是 2022 年美国一起最高法院案件,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取消了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将堕胎合法性的问题交由各州决定。

的激烈反对意见中加入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 大法官去推翻科罗拉多州的判决,大众对法院的疏离感将进一步升级。相反,如果罗伯茨能 说服任何一位特朗普任命的法官去坚守其宣称的原旨主义原则,并加入他和自由派,法院将 有可能颁布一份确认特朗普确实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参与了"暴动"的两党合作意见书。

通过认可科罗拉多州的判决,特朗普任命的法官们明确表示,他们不仅仅是这位把他们 推上参议院的总统的橡皮图章,尽管公众对法院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仍在努力与其他法官 合作,基于基本原则来裁定棘手的案件。

当然,特朗普本人会愤怒的回应此事。他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警告道,取消他竞选资格的结果将会危害并"引发混乱和骚动"。然而他最终的回应可能会因他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的刑事审判而消退。检察官和法官不会对煽动性地号召骄傲男孩等盟友进行暴力抗议的行为作出和蔼的回应。尽管如此,只要特朗普保持相对冷静,他仍有许多机会向更广泛的公众发声,他的言论还是将对总统竞选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最高法院禁止他参选,特朗普将有两种选择。一方面,他可以号召他的支持者去抵制投票,因为他们不再能为他们的英雄投票。另一方面,他可以与某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达成协议并且支持他们的选举,作为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第二最佳途径。

无论哪种情况,特朗普的立场都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尽管他的忠实信徒会听从抵制投票的呼吁,但这会极大地增加在初选中票数向温和共和党人分流一并且帮助一位主流共和党候选人获得党内提名。相比之下,相比之下,如果特朗普指定一个代理候选人,尽管他的候选人可能会获得党内提名,但如果坚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路线,在大选中将会难以获胜,因为共和党必须赢得摇摆州[5]的中间派选民的支持才能取胜。

然而,最高法院支持取消资格条款将带来一个更为重大的影响:对乔·拜登(Joe Biden,以下简称"拜登")的影响。尽管他尝试收回说过的话,但当拜登于上个月承认"如果特朗普不参选,我将不确定我是否参选"时,几乎没有人感到震惊。拜登总统也认识到,到他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他将年满86岁。尽管他仍坚信自己是民主党中击败特朗普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法院忠实于宪法,特朗普将不会参选,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位更年轻的共和党候选人。这应该促使拜登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拜登新一年仅有39%的支持率,比现代任何美国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的支持率都要低,而他的年龄是他在民意调查中数据不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特朗普不参加大选,拜登总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去退出竞选,让位给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去参加初选。

如国拜登这样做,2024年的大选的进程将截然不同。选民们将不再听到拜登和特朗普相互攻击的老调。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将展望未来,并且为国家在国内外面临的现实的问题提出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5] 美国大选中没有特定候选人或政党坐拥压倒性支持度的州,在选举中可能投给任何一位候选人,在决定选举结果上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确保这一切发生,最高法院应采取最后的一步以重设总统选举。法官们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听参加罗拉多州的案件听证会,但目前有 15 个州将初选安排在 2024 年 3 月 5 日的超级星期二^[6]。截至月底,选民将选出超过一半的代表前往全国大会。然而,只有在领先的候选人已不再参选的情况下,他们会这么做。为了让两党新的竞争者有机会向选民陈述他们的主张,法官们应该发布一项禁令,将超级星期二推迟到 2024 年 5 月初,并为潜在候选人提供六周的时间来满足各州的选票要求。

共和党党内大会将在 2024 年 7 月中旬召开, 民主党党内大会将在 2024 年 8 月举行。这意味着各州仍有两个月的时间在五月和六月举行初选, 候选人将有充足的时间在此之前进行竞选。

因此,在投票时选民们将有更多更有意义的选择。此外一旦其他候选人正式获得提名, 们将有机会参加一系列关于关键问题的严肃辩论,而不是像特朗普的风格一样回避一对一的 交锋。

简而言之,通过肯定科罗拉多州的判决,最高法院不仅将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以 重建其自身崩塌的合法性,还将重新激发美国人民的民主活力,并可能使他们最终选择的总 统获得公众和国会对严肃的社会以及政治改革项目的支持。当然,这些立法的举措将因民主 党人或共和党人进入白宫而截然不同。但无论哪种情况,改革的大方向都将掌握在选民手中。 这就是民主的准确意义。相反,如果总统在选举失败后使强行继续执政,民主就不可能正常 运作。如果法院背弃宪法,允许特朗普参选,那么它并不会像许多评论家所建议的那样,通 过"让选民决定"他的政治命运来促进民主事业。相反,法官们将推动美国走向拉丁美洲的 方向。司法的消极时常以悲剧性的频率使选举失败的总统得以发动政变。

这一基于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拜登在 2024 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最高法院未能维护宪法可能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在 21 世纪过程中导致美国民主的消亡。但如果法官们恪守原则,法院的名誉——以及美国的民主——将回归正轨。

-

^[6]美国大选年的二月或三月,多个州同时举办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星期二。多个州将于该日决出两党的候选人,对后续选举有巨大影响。故被称为"超级星期二"。